



甄洛传

刘万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甄洛传

ZHEN LUO ZHUAN

刘万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甄洛传 / 刘万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94-3623-8

I. ①甄…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3727 号

甄洛传

刘万里 著

策 划 人 常晓鹏

策划出品 册府文化

责任编辑 唐 婧

装帧设计 土 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长沙三仁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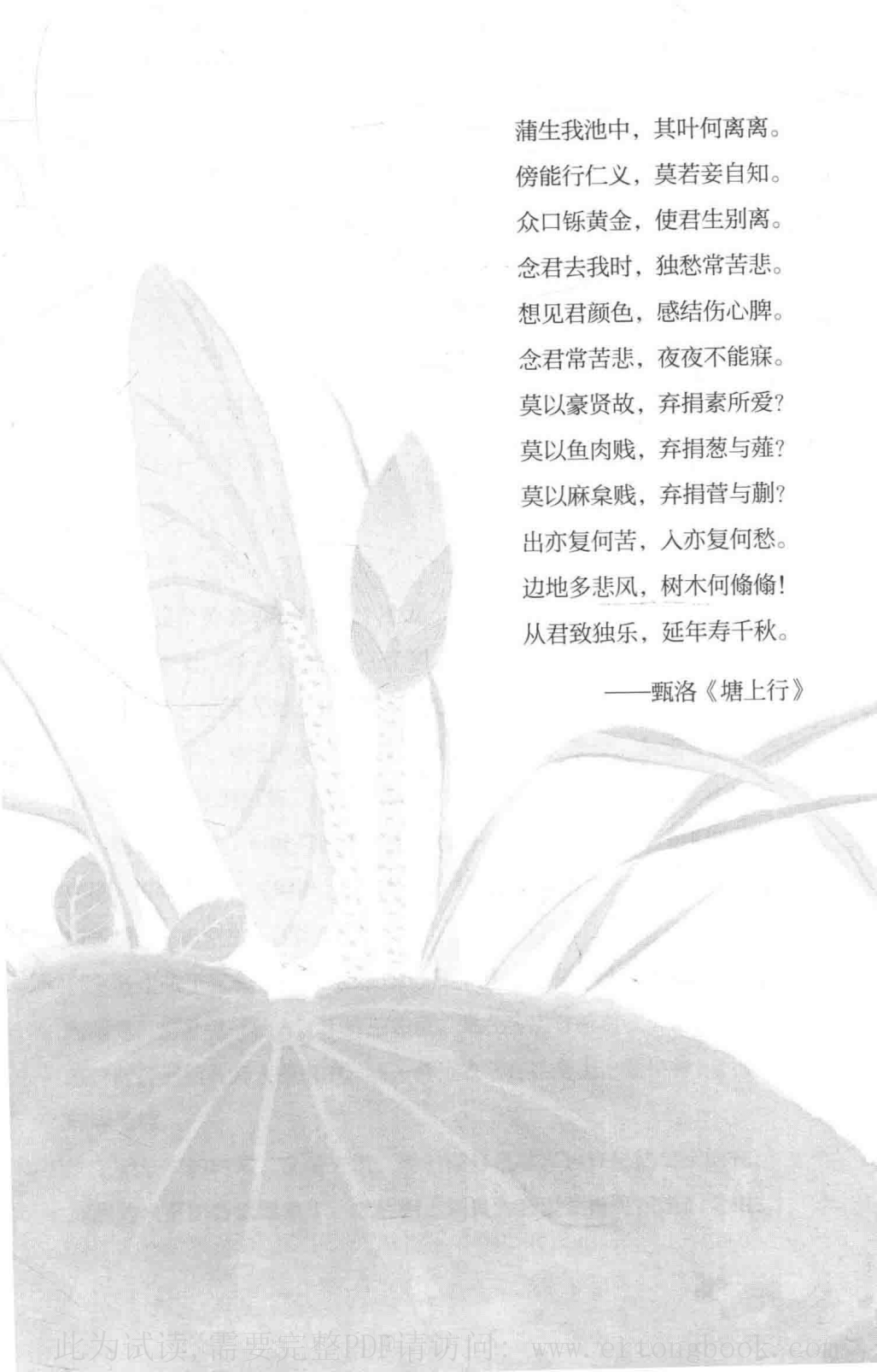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94 - 3623 - 8

定 价 5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刘万里，陕西汉阴人。著有《甄洛传》《宣太后传奇》《藏宝图》《Q星球的最后一个人》等十余部小说。小说集《那年冬天的雪花》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
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
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
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蒹？
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
边地多悲风，树木何飕飕！
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甄洛《塘上行》



目 录

第一章	〇〇一
第二章	〇一〇
第三章	〇一九
第四章	〇三一
第五章	〇三六
第六章	〇四九
第七章	〇五七
第八章	〇六五
第九章	〇七二
第十章	〇七九
第十一章	〇八九
第十二章	〇九八
第十三章	一〇八
第十四章	一一九
第十五章	一二八

第十六章	一三八
第十七章	一四七
第十八章	一五八
第十九章	一六八
第二十章	一七九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一
第二十二章	二〇二
第二十三章	二一〇
第二十四章	二二〇
第二十五章	二二八
第二十六章	二三九
第二十七章	二四七
第二十八章	二五四
第二十九章	二六二
第三十章	二七一
第三十一章	二八二
第三十二章	二九二
第三十三章	三〇三
第三十四章	三一三
第三十五章	三一九
第三十六章	三二八
第三十七章	三三二



第一章

三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批绝世佳人斗艳的年代。

我没想到，我一生会爱上三个男人——曹操、曹丕和曹植。遗憾的是遇见这三个男人时，我已是有夫之妇，彼时我是袁绍的儿媳。

我叫甄洛，中山无极人。我的父亲甄逸是上蔡令，东汉王朝宰相（太保）甄邯的后裔。我的母亲姓张，生有三男五女，我排行最小，他们都叫我五妹；也就是说家中有三位哥哥和四位姐姐，哥哥们的顺序是大哥甄豫、二哥甄俨、三哥甄尧，姐姐们的顺序是大姐甄姜、二姐甄脱、三姐甄道、四姐甄荣。

我出生于光和五年（182）十二月丁酉。据说，母亲怀我时，每每睡觉，总梦见一仙人，手持玉如意，站在旁边守护着我母亲。母亲临产时，那仙人又入得房中，将一件玉衣盖在她身上。紧接着，我就呱呱落地。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的谥号是慕。也许是沾父亲的光，周围的人更加看重甄家了。之后相士刘良为我以及哥哥姐姐们看相，

刘良指着我说：“这个女孩贵不可言。”因此，我从小到大，都没人敢戏弄我。八岁时，院子外有耍杂技的人，甄家人，包括我的几个姐姐都上阁楼观看，只有我没去。几个姐姐奇怪地问我，我回答：“这难道是女人该观看的吗？”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九岁时，看过的字文都能铭记于心。每次用我哥哥的笔砚写字，哥哥就对我说：“你应该学习女工。读书学习，想当女博士（官名）吗？”我答道：“听说古时候的贤惠女子，都学习前人的经验，用来借鉴。不读书，拿什么借鉴呢？”

时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纷乱。甄家所在的中山郡，也被刘虞、公孙瓒、袁绍之间的征战所波及。兵连祸结，又闹起了灾荒，大片田地颗粒无收。老百姓为了挣扎着活命，稍微有几个钱的，拿出祖辈积攒的金银珠宝，换一点救命粮食，没钱的就只有等死。

甄家作为世家大族，家中有很多粮食。母亲乘机发国难财，高价卖粮，收入许多钱财。财帛日益增多，举家老小都乐得合不拢嘴，那时十岁的我却越来越不安，尤其是看到路边成群的饿殍和奄奄一息的人们眼中贪婪渴求的目光，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跑去对母亲说：“母亲啊，我听说过一句话，匹夫无罪，怀璧有罪。现在世道这么乱，周围的乡邻都饥饿困乏，如果我们再这样靠囤粮求富，一定会遭祸的。不如把粮食拿出来分给乡邻吧！这样不仅为他人做了好事，对我们自身也是一种保护。”

母亲听了，觉得有理，便开仓赈济饥民。甄家在当地素有号召力，附近的富户也效法开仓。灾荒得到缓解，地方也稳定下来。从此，我的贤名广为流传。

三姐甄道出嫁的那年秋天，我去看三姐。三姐住在深山老林里，去她家要翻山越岭，还要穿过茂密的山谷。当初母亲已给三姐找好了婆家，是无极县一户大户人家的公子。但三姐说啥也不愿意，嫌弃人家是个跛子，以死来威胁母亲，母亲无奈只好退婚。三姐自己看上了一个男人，虽然他家里穷，但长得英俊。三姐相信自己，凭借自己的双手，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我步入遮天蔽日的树林里，感觉天色一下暗了下来，有点阴森的感觉。我看见远处什么东西发着绿光，绿光直直望着我，绿幽幽地透着寒气，寒气仿佛扑面而来侵入我的身体。难道是狼？我的身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我回头转身想走，后面也有几处发着绿光，绿光朝我移动，似幽灵似鬼火。我的腿发软，额头开始出汗，慢慢我看清楚了，果然是狼。

几只狼围住了我，它们也许吃饱了，见我是一个弱女子，想戏弄我一番，不急于进攻，吐着长长的红舌头，瞪着眼睛望着我。我吓得哇哇大哭。

我的哭叫仿佛让狼非常兴奋，它们围着我转圈子，我成了它们嘴边的肉，它们想吃就随时可以吃。一只狼得意地长叫一声，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一只狼突然纵身一跃，朝我扑来。我闭上眼睛，心怦怦跳，一下瘫软在地上。

我听见了刀声和狼的叫声，睁开眼看见地上躺着四只狼的尸体，其他几只狼已逃跑了。头一回，我看见一个身披虎皮的少年望着我笑：“姑娘，你没事吧？”

我诧异地望着他说：“这些狼都是你杀死的？”

“是啊！要不是它们跑得快，我把它们统统杀光了。”

“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刘宗彪，自小在山里长大，猎户人家出身。”

“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谢！对了，你怎么一个人跑到野狼岭来了？”

“我去看我三姐，她嫁到张家的，她家离野狼岭不远，我姐叫甄道。”

刘宗彪拍着手说：“太巧了，我知道你姐姐，张家在我家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山沟。你姐出嫁的这天，你们来送亲，我好像见过你，感觉很面熟。”

我说：“是吗？”我仔细打量了刘宗彪一眼，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背着弓箭，腰间挂着大刀，一看就是好身手。

“刚好我们同路，我送你吧！”刘宗彪说。

我欣然同意。顺着溪流我们一同前行，踩着厚厚的落叶，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山谷溪声潺潺，不时传来几声鸟声。刘宗彪没话找话，一会儿说我漂亮，一会儿说我们很有缘分。我总是呵呵一笑。我发觉他能说会道，很会讨女孩子欢心。刘宗彪一直把我送到三姐的门前，然后指了指对面茂密的树林：“对面就是我家，欢迎到我家做客！”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到了树林里露出的屋顶上升起了袅袅炊烟。刘宗彪向我挥了挥手，他说他要回家吃饭，转眼就跑得没见踪影了。

狗叫了起来，三姐从屋里走了出来，我看见她面色憔悴。她在看见我的一瞬间，脸上乐开了花：“小妹，你怎么一个人来了？母亲身体还好吗？”

我说：“自你嫁到张家后，母亲病了一场，本来我跟二姐和四姐

都要来的，母亲不让来，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三姐拉着我的手进屋，然后给我倒茶水。我看见了三姐粗糙的手，她没结婚前可是细皮嫩肉、皮肤有光泽。短短几个月，三姐大变样了。我问：“三姐，你过得好吗？”

三姐叹了一口气说：“没成亲前，你姐夫在我眼中是个完人，那时就想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吃糟糠也愿意。没想到成亲后你姐夫各种毛病就暴露了出来，好吃懒做，不思进取，整天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三姐努了努嘴：“喝醉了，睡在地上我也懒得管了。”

我看见蜷缩在墙角的姐夫，想去扶他，三姐说：“别管他，让他睡吧。免得醒来又要骂人打人。”

三姐夫长得英俊，那时我也曾羡慕三姐找了一个好男人，看来母亲说的长得好又不能当饭吃，也许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我说：“你跟二哥甄俨和三哥甄尧说说，他们都已举孝廉，特别是二哥现在是曲梁长，你让他帮忙给姐夫找份事干。”

三姐说：“我说了，他认为没有面子，不好意思麻烦甄家。”

山里天黑得早，刚一吃完饭天就黑了，我跟三姐聊了一会家常话，有点困了，便早早睡了。半夜醒来，我听到了三姐和姐夫的争吵声，迷迷糊糊中我又睡着了。树林和竹园里的鸟声把我吵醒时天已大亮，我洗漱完毕，站在院坝里望着远处的群山和白云伸展腰肢，一转身看见刘宗彪望着我出神。我“喂”了一声，问他在看啥。他不好意思地一笑：“你刚才扭动腰肢，像杨柳一样随风摆动，好美，我看痴了。”

“胡说。”我假装生气地说。

“真的，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如果西施在世，她也没有你漂

亮。”

我脸一下红了。刘宗彪的话让我听了心里非常舒服。

“甄洛，你敢不敢跟我一块进山去打野兔？”刘宗彪自问自答，“我胆小，不敢去，我怕狼吃了我。”

我生气地说：“你也太小瞧人了，谁说我不敢啊？走，谁怕谁啊！”

刘宗彪带着我钻入茂密的树林。我见四周无人，心里有了一丝谨慎，不愿再走了。刘宗彪笑着说：“有我在，别怕，这里没狼。”

我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说：“我怕你这只狼！”

刘宗彪哈哈笑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这种人吗？”

突然一只野兔从草丛里跑了出来，刘宗彪从背上拔出箭追了上去，我看了看左右寂静的山冈和杂草，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我满头大汗地在山上跑，转眼刘宗彪就不见了，山顶的白云慢慢悠悠在游动，一只老鹰在山谷盘旋。我迷路了，感觉静静的山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惊慌失措，不知道该走哪条岔路口。这时，刘宗彪提着一只兔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高兴地朝他走去。

刘宗彪领着我在山里转了一会，来到一处瀑布下，溪水清澈见底，从石头上流过，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

刘宗彪望着我说：“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太迷人了，我百看不厌。”

我做了一个鬼脸，伸出舌头说：“还好看吗？”

“也好看，反正怎么看都好看。”刘宗彪说。

我无语了。

刘宗彪说：“你今年多大了？”

“你呢？”我反问。

“我到了冠礼的年龄，不过我们山里人不讲究这些。”刘宗彪呵呵一笑说，“你也该到了笄礼的年龄吧？”

我看见刘宗彪看着我一脸坏笑，问道：“你笑啥？”

“举行了笄礼，你就可以嫁人了，干脆嫁给我吧。”刘宗彪一脸认真地说。

我生气地站了起来，转身就走。刘宗彪拦住我连连道歉，但我还是执意要回去。刘宗彪跟在我身后，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一句话不回，他自感没趣，唱起了山歌。

后来，我又去了三姐家几次，每次都遇见了刘宗彪，感觉他是在必经的路口一直等着我。每次他都给我送野菊花、山上的野果子之类吃的东西。慢慢地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天，刘宗彪带着我去山林里教我学射箭，他突然说道：“你三姐夫这人没出息，是个绣花枕头，我都比他强。”

我说：“自己夸自己，不知羞耻！”

“我说的都是实话，哪有男人成天打老婆的？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三姐常被你那姓张的姐夫打呢？”

“我姐脸上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是自己不小心碰了或磕了呢。”我说。

刘宗彪嬉皮笑脸地说：“你三姐是个好女人，姓张的都能娶到这么好的女人，我比姓张的强，我可心疼女人，所以你就嫁给我吧。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我可是要当大将军的。”

我没生气，嘲笑他说：“那就等你哪天当了大将军再来娶我吧！”

我心里虽然有点喜欢他，但我知道我跟他不可能结合在一起，我不想看到三姐的命运在我身上重演。再说母亲也不会同意的，我可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会竭力反对这门婚事的。上次三姐跟母亲对着来，母亲大病一场，如今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大哥甄豫走了，父亲甄逸也走了，母亲为了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我不想再伤害母亲的心了，一切随命吧。

刘宗彪急了：“我可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我知道刘宗彪是个莽夫，认识的字又不多，凭他的家庭和出身，一辈子也当不了大将军，我随口一说而已。

“你等着。”刘宗彪气呼呼地走了。

回家后，我把三姐经常被打的消息告诉了四姐，四姐又告诉了大姐和二姐。大姐听了非常生气，带上三哥甄尧和一些家丁，浩浩荡荡直奔张家。

三姐夫张郎见甄家来了一大批人，知道来者不善，想溜走，被三哥一把抓住，顺手就是两巴掌。张郎被打蒙了：“干吗打我？”三哥抬腿一脚把张郎踢倒，两个家丁冲上去按住了张郎，三哥扑上去拳打脚踢：“我让你欺负我妹妹，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三姐冲了过来，拦住说：“别打了！求求你们！”

“他这样欺负你，你还好意思替他求情？把他的腿打断，看他以后还敢欺负你吗？”大姐说。

三姐对张郎说：“还不快向大姐跪下认错。”

张郎跪了下来，不停磕头：“大姐，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狗改不了吃屎。”三哥扬起拳头又要打。

张郎把头磕得咚咚响：“三哥，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欺负甄道了，一定改。”

大姐说：“你以后再欺负甄道，你说该怎么办？”

张郎信誓旦旦地说：“把我的腿打断！”

大姐说：“好，今天就先放你一马！明天你去投奔二哥甄俨，他现在可是曲梁长，给你找份事干应该没有啥问题的。”

“谢谢大姐！”张郎抹了抹嘴角的血说。

大姐手一挥，领着我们就走。三姐想让我们留下吃饭，大姐拒绝了，走时留下了一些钱财。每次我去三姐家都能见到刘宗彪，唯独这次没有见到他，不知他去了哪里。

在张郎投奔二哥甄俨的第二年，二哥因病去世。如今大哥、二哥和父亲都走了，家里的男人只剩下三哥了，母亲的头发一下白了。母亲把目光瞄向了我，她要为我物色一个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

第二章



丁酉十二月，我满十五岁。

母亲要大张旗鼓地为我举行笄礼仪式，母亲这是想要向人们宣告我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家可以上门提亲了。母亲已提前请好了正宾、赞者、赞礼、傧者和执事，她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辈。

这天终于来到了，场地已布置好，铺着红毯子，几案上放着三个托盘，三个托盘分别盛发笄、发簪、钗冠。主宾和客人已相继就座。我沐浴后，换好采衣采履，安坐在东房内等候，大厅音乐缓缓响了起来。

“开礼了！”大姐说。

母亲起身说：“今天，小女甄洛行成人笄礼，感谢各位宾朋佳客的光临！下面，小女甄洛成人笄礼正式开始！”

大姐大声说：“请甄洛入场拜见各位长辈和宾朋！”

我走了出来，至场地中，面向南，向长辈行揖礼，然后面向西跪坐在红毯上。大姐为我梳头，然后把梳子放到席子南边。我没想到笄礼这么复杂，先是初加，二姐奉上罗帕和发笄，祖母走到我面前，高